

世态炎凉，古今所共有，中外所同然，是最稀松平常的事，用不着多伤脑筋。元曲《冻苏秦》中说：“也素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。”《隋唐演义》中说：“世态炎凉，古今如此。”不管是‘暗忖’，还是明忖，反正你得承认这个“古今如此”的事实。

时间这玩意儿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



季羨林

漫谈人生

MANTANREN SHENG

哲学家同诗人一样，都是在作诗。
作不作由他们，信不信由你们。

漫谈人生

MANTANRENSHENG

季羨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谈人生 / 季羨林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
2000

ISBN 7-5306-2979-4

I. 漫... II. 季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573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1.tpt.tj.cn

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158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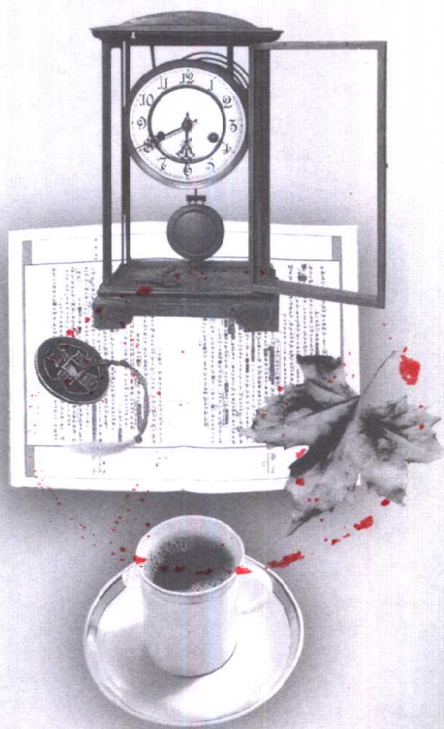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介 绍

本书作品均为作者近年新作。季羨林先生以长者的阅历、智者的聪睿漫谈人生，语言平实、意蕴丰厚，读之如饮醇醪。书末收录《台游随笔》，追忆胡适、傅斯年等师友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至深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最新出版



世态炎凉，古今所共有，中外所同然，是最稀松平常的事，用不着多伤脑筋。元曲《冻苏秦》中说：“也素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。”《隋唐演义》中说：“世态炎凉，古今如此。”不管是‘暗忖’，还是明忖，反正你得承认这个“古今如此”的事实。



目 录

自 序	季羨林(1)
小 引	(7)
人 生	(9)
再谈人生	(11)
三论人生	(13)
漫谈撒谎	(15)
语言与文字	(19)
容 忍	(22)
学外语	(24)
恭贺新禧	(30)
世态炎凉	(32)
傻 瓜	(34)
衣着的款式	(36)
“拿来主义”与“送去主义”	(38)
拿来和送去	(40)
我们面对的现实	(43)

文章的题目	(47)
宗 教	(49)
中餐与西餐	(51)
老马识途	(53)
三思而行	(55)
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	(57)
起名的学问	(59)
白衣天使	(61)
论包装	(64)
长寿之道	(66)
作 文	(68)
谈所谓“老龄化社会”	(74)
牵就与适应	(76)
真理愈辨愈明吗?	(78)
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	(81)
爱 情	(83)
论新体旧诗	(89)
缘分与命运	(92)
芝兰之室	(95)
民族性	(97)
论压力	(100)
中国的民族性	(102)
我害怕“天才”	(104)
坏 人	(106)
谈老年	(108)

论博士·····	(114)
论教授·····	(117)
谦虚与虚伪·····	(120)
走运与倒霉·····	(122)
漫谈出国·····	(124)
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应当说谎? ·····	(126)
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·····	(128)
谈 孝·····	(130)
对号入座·····	(132)
文字之国·····	(134)
精华与糟粕·····	(136)
清官更要兼听·····	(138)
丢 书·····	(140)
哲学的用处·····	(142)
关于水的断想·····	(144)
关于名牌意识·····	(146)
毁 誉·····	(148)
老 年·····	(150)
序《我爸我妈》·····	(152)
人间第一爱·····	(155)
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·····	(158)
慈善是道德的积累·····	(162)
兔年万福·····	(164)
做人与处世·····	(166)
论广告·····	(168)

不完满才是人生·····	(171)
漫谈皇帝·····	(174)
温馨,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·····	(177)
世纪老人的光荣与惶恐·····	(180)
沧桑阅尽话爱国·····	(183)
回眸五十年·····	(186)
大觉寺·····	(190)
《牛棚杂忆》自序·····	(199)
台游随笔·····	(206)

自序

季羨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这一版上陆续发表的“人生漫谈”。这当然是极令我欣慰的事。出版这样一个小册子，本来是用不着写什么“自序”的，写了反而像俗语的那样“六指子划拳，多此一指。”但是，我想来想去，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，这一指是必须多的。

约摸在三年前，我接到上海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版的编辑贺小钢（我不加“同志”、“女士”、“小姐”、“先生”等敬语，原因下面会说到的）的来信，约我给“夜光杯”写点文章。这实获我心。专就发行量来说《新民晚报》在全国是状元，而且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，在全国有口皆碑，谁写文章不愿意让多多益善的读者读到呢？我立即回信应允，约定每篇文章一千字，每月发两篇。主题思想是小钢建议的。我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，人生经历十分丰富，写点“人生漫谈”（原名“絮语”，因为同另一本书同名，改）之类的千字文，会对读者有些用处的。我认为，这话颇有道理。我确已经到了望九之

年。古代文人(我非武人,只能滥竽文人之列)活到这个年龄的并不多。而且我还经历了中国几个朝代,甚至有幸当了两个多月的宣统皇帝的臣民。我走遍了世界三十个国家,应该说是识多见广,识透了芸芸众生相。如果我倚老卖老的话,我也有资格对青年们说:“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的面还多,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长。”因此,写什么“人生漫谈”,是颇有条件的。

这种千字文属于杂文之列。据有学问的学者说,杂文必有所讽刺,应当锋利如匕首,行文似击剑,在这个行当里,鲁迅是公认的大家。但是,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阴霾蔽天,黑云压城的时代,讽刺确有对象,而且俯拾即是。今天已经换了人间,杂文这种形式还用得着吗?若干年前,中国文坛上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。事不干己,高高挂起。我并没有怎样认真注意讨论的进程和结果。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,对这个问题我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。

自从改革开放以来,二十年内,原先那一种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,一次搞七八年,七八年搞一次的十分令人费解的时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光天化日,乾坤朗朗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变化。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,人们的心情感到了舒畅。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。但是,天底下闪光的不都是金子。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方面,阴暗面还是随处可见的。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还有待于提高。人民的文化素质还有待于改善。丑恶的行为比比皆是。总之一句话,杂文时代并没有过去,匕首式的杂文,投枪式的抨击,还是十分必要的。

谈到匕首和投枪，我必须做一点自我剖析。我舞笔弄墨，七十年于兹矣。但始终认为，这是自己的副业。我从未敢以作家自居。在我心目中，作家是一个十分光荣的称号，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作家的。我写文章，只限于散文、随笔之类的东西，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，都带有感情的色彩或者韵味。在这方面，自己颇有一点心得和自信。至于匕首或投枪式的杂文，则决非自己之所长。像鲁迅的杂文，只能是我崇拜的对象，自己决不敢染指的。

还有一种文体，比如随感录之类的东西，这里要的不是匕首和投枪，而是哲学的分析，思想的深邃与精辟。这又非我之所长。我对哲学家颇有点不敬。我总觉得，哲学家们的分析细如毫毛，深如古井，玄之又玄，众妙无门，在没有办法时，则乞灵于修词学。这非我之所能，亦非我之所愿。

悲剧就出在这里。小钢交给我的任务，不属于前者，就属于后者。俗话说：扬长避短。我在这里却偏偏扬短避长。这是我自投罗网，奈之何哉！

小钢当然并没有规定我怎样怎样写，这一出悲剧的产生，不由于环境，而由于性格。就算是谈人生经历吧，我本来也可以写“今天天气哈，哈，哈”一类的文章的。这样谁也不得罪，读者读了晚报上的文章，可以消遣，可以催眠。我这个作者可以拿到稿费。双方彼此彼此，各有所获，心照不宣，各得其乐。这样岂不是天下太平，宇宙和合了吗？

然而不行。我有一股牛劲，有一个缺点：总爱讲话，而且讲真话。谎话我也是说的；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更多的还是讲真话。稍有社会经历的人都能知道，讲真话是容易得

罪人的，何况好多人养成了“对号入座”的习惯，完全像阿Q一样，忌讳极多。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，当前的社会还是有阴暗面的，我见到了，如果闷在心里不说，便如骨鲠在喉，一吐为快。我的文字虽然不是匕首，不像投枪。但是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某一些人物的疮疤。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就树了敌，结了怨。这是我咎由自取，怪不得他人。

至于另一种文体，那种接近哲学思辨的随感录，本非我之所长，因而写得不多。这些东西会受到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哲学家们的指责。但他们的指责我不但不以为耻，而且引以为荣。如果受到他们的赞扬，我将斋戒沐浴，痛自忏悔，搜寻我的“活思想”，以及“灵魂深处的一闪念”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痛改前非，以便不同这些人同流合污。讲到哲学，如果非让我加以选择不行的话，我宁愿选择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表达方式，不是分析，分析，再分析，而是以生动的意象，凡人的语言，综合的思维模式，貌似模糊而实颇豁亮，能给人以总体的概念或者印象。不管怎么说，写这类的千字文，我也决非内行里手。

把上面讲的归纳起来看一看，写以上说的两类文章，都非我之所长。幸而其中有一些文章不属于以上两类，比如谈学习外语等的那一些篇，可能对读者还有一些用处。但是，总起来看，在最初阶段，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信心是不大的，有时甚至想中止写作，另辟途径。常言道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出我意料，社会上对这些千字文反应不错。我时常接到一些来信，赞成我的看法，或者提出一些问题。从报刊杂志上来看，有的短文——数目还不是太少——被

转载,连一些僻远地区也不例外。这主要应该归功于《新民晚报》的威信。但是,自己的文章也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起。这情况当然会使我高兴。于是坚定了信心,继续写了下去,一写就是三年,文章的篇数已经达到了七十篇了。

对于促成这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的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栏的编辑贺小钢,我从来没有对于性别产生疑问,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我想钢是很硬的金属,即使是“小钢”吧,仍然是钢。贺小钢一定是一位身高丈二的赳赳武夫。我的助手李玉洁想的也完全同我一样,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。通信三年,没有见过面。今年春天,有一天,上海来了两位客人。一见面当然是先请教尊姓大名,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士,身材苗条,自报名姓:“贺小钢。”我同玉洁同时一愣,认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,连忙再问,回答仍然是:“贺小钢”,为了避免误会,还说明了身份:上海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的编辑。我们原来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却是一位妙龄靓女。我同玉洁不禁哈哈大笑。小钢有点莫明其妙。我们连忙解释,她也不禁陪我们大笑起来。古诗《木兰辞》中说:“同行十二年,不知木兰是女郎。”这是古代的事,无可疑怪。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,上海和北京又都是通都大邑,竟然还闹出了这样的笑话,我们难道还能不哈哈大笑吗?这也可能算是文坛——如果我们可能都算是在文坛上的话——上一点花絮吧。

就这样,我同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,我同小钢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。只要我还能拿得起笔,只要脑筋还患不了痴呆症,我将会一如既往写下去的。既然

写,就难免不带点刺儿。万望普天下文人贤士千万勿“对号入座”,我的刺儿是针对某一个现象的,决不针对某一个人。特此昭告天下,免伤和气。

1999. 8. 31

小 引

上海《新民晚报》，发行量大，内容丰富，编排又有新意，能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要。仰其大名久矣。

近蒙《夜光杯》编辑贺小钢垂青，来信约稿，又惠赐报纸。“投桃报李”，古有明训。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。我焉敢有违！但是，正如大家所能够想到的，我手中的“李”只有一种，这就是舞笔弄墨。俗话说：“秀才人情半张纸”，我这个秀才也只有半张纸的本钱了。

我这半张纸写点什么东西呢？这就给我出了难题。《夜光杯》规定只要“千字文”。我这个人搞了一辈子所谓“学问”。我过去写的几乎都是长篇大论，短则一两万字，多则六七万以至十万字，都是文章，而非专著，有如张翼德，只会使用丈八长矛，如果递给他一把短剑，他必然是缩手缩脚，施展不出威风来。

我现在就处手持短剑的张翼德的尴尬的地位上，无计可施。

我行年八十有五矣，在旧中国，能活到这样高龄，就有了被称做“人瑞”的资格。我读中外文学史或学术史，往往有